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五 集部

震澤集卷十九

明 王鏊 撰

奏疏

上邊議八事

臣比奉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

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

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冦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和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冐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和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

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冦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勲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太祖起於

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絶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

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冐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

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

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將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户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翺

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複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遥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

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鬭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

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

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
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己功
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
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
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
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
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揺動非細故也臣
愚以為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内帑之金命官齎之大同

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録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税役一二年庶人無内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禄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禄以禄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

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絶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内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

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為已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閒所謂用閒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和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内實相忌此其有閒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和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閒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閒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葢縱未能得其首亦可

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

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刼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推

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内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刲虜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

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髪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時事疏未及上

臣伏見國家自太祖掃北人之亂創造海宇及今百四十年海内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陛下即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為可憂未可以為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為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闕正在郊壇之内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虚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

賊欲擴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北人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為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為賢或以為佞或以為功或以為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為憂未可以為樂也比奉詔旨仰見陛下恐懼修省之心矣然臣愚以為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修省之

實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為務二曰急延下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即皆上口此天假陛下聖明之資也自登大寳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傅説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説攸聞或謂貴為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

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吕望況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閒每月三遇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依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為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閒又皆罷歇一年之内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内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内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仁宗
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
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
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
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陛下聽政之
暇游息之閒時至閣中畧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
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
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

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為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于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疎讒說殄行始得行乎

其間在易上下交為泰不交為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觀
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
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
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
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
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
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
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

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畧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書札不問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遣庶吉士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

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為高朊去訣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絶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畧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為此非祖宗故事臣愚以為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客吳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

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巵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巵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為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為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為長策今中外冗官既去旋留不急之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

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敝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為美談臣願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敝袴之事并勑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逄求進者痛懲治之仍命户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為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又可知也何患國用

之不充乎何必酷取以傷民心損國家之元氣哉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為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獨從左右馳射為娛恐天下聞之為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獨無以孟軻氏所

謂大勇告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武王之勇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故臣願陛下急于自治益務講學務延下則身心日修天變可弭國是可定矣務求賢務節用則綱紀畢張民事可理國用可充矣如是而蕞爾小醜猶或不恭陛下赫然震怒選將出師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威信既行誰不用命當是時也真可端拱而制四夷之命矣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唯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辭免内閣一

伏奉今月十七日詔旨命臣兼翰林院學士著同李東陽内閣辦事者渙汗自天震兢無地中謝竊念内閣為深嚴宥密之地學士乃清要貴重之官其代王言以熙帝載治忽攸繫遠近具瞻自非經濟之才曷稱燮調之任況當陛下勵精圖治之始亦唯海内改觀易聽之時宜敷求於哲人以上隆乎治化如臣者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久官翰苑莫稱三長近

佐銓曹曾無寸補方畏譴呵之及忽聞寵命之加使帶銓衡進陪國論職親地近方傾向日之心任重力微猶切履氷之懼自唯不可僉議謂何倘冒昧而濫居恐顛隮以無及伏望聖明改求儒碩協濟鴻猷庶徵臣免非據之愆物論有允諧之美臣無任

二

臣昨貢封章辭免恩命未蒙俞允曲賜褒嘉唯天地之恩敢為自外而淵氷之懼猶切于中重任難於虛居明

主可以理奪再陳私義伏冀矜從抑臣又聞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聖賢之學精於勤而荒於嬉故伊尹唯以一德歸美於商湯而姚崇亦以十事要説於唐帝君臣相儆今古皆然茲當聞命之初敢効責難之義唯聖主堅二主之心無替于始庶微臣效兩臣之職克饗其終不然所有恩命臣實未敢祗受取進止

辭免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伏奉月日勅陞臣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皇恩隆

重有天高地厚之施私義戰兢如深淵薄氷之懼中謝
伏念臣出自衡茅偶登科第志唯自守每絶意於榮名
才不逮人祇窮年於佔畢誤蒙先帝有正人端本之求
俾侍聖明隨東朝進講之列旋由詞苑遂次詹端日就
月將獻納曾無一字之補朝嬰夕惻睽離乃有三年之
多仰龍飛以當天甘蠖屈於遠地恭唯皇帝陛下政務
聿新人唯求舊簪履雖敝不忍棄遺犬馬之勞尚蒙紀
録置之密勿使贊便章曾無建明愧深負於素學曲為

禆補思勉逐乎時宜姑徐徐以有為方自附見可而進之義久碌碌以無補且欲從不能者止之言顧舊職之未供敢新恩之祇受伏望聖明收還成命使秩由功序無羨乎一歲九遷之榮志以分安亦免乎終朝三褫之議臣無任

蔭子入監

國家舊制京官三品以上三年考滿者許一子入監讀書臣先待罪吏部侍郎三年考滿引奏復職當是時既

已當預恩例恐懼因循未敢聞奏旋蒙皇上不以臣愚
不肖不次擢任內閣兼翰林院學士未幾又進户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幾又賜玉帶麒麟織金服恩命
稠疊為媿為悚日夜惕若圖欲報稱而恨才力之未及
也自唯忝竊過分圖報末由凡乞恩之事不唯不敢出
諸口而亦不敢萌之心及今且餘一年間伏自思念太
學之設三代之時所以待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故謂之
國子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三品以上子孫及曾孫則

錄舊勞作人才自古然矣臣何敢獨為異以虧盛制況太學賢士之所關使幼學預觀禮樂文章之美人物衣冠之懿于以廣其見聞發其心志而非以為圖進之階也臣有長子延喆見為吳縣學生員次子延素今年十有七歲亦曾有志於學伏望聖恩俯賜昭鑒使得預朝廷作成養育之化臣無任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臣伏蒙今月十四日手勑陞臣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

殿大學士尚書仍舊者爕調之任實重三孤爵號之隆無踰一品儲宮峻秩秘殿隆名蓋必授予才賢素有出人之望亦或假以歲月久著積功之勞具是二者尚或難之曾無一焉何以堪此恭惟皇帝陛下繼離明而溥照推乾施以無偏擢臣近司預聞機務力小任鉅方切憂虞義重恩深實難報稱行將自劾豈意超遷况一年之間恩數荐至而三公之亞豈可叨居曾無歲月之勞又非才德之選自惟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恐

小器之易盈致疾走之多蹪伏望收還成命俾安分于斯時仰佐隆平或收功于異日臣無任

乞歸一

臣以菲薄受知聖明始自銓曹拔置内閣荐蒙寵命階至一品旋被玉帶蟒衣之賜人臣遭際可謂至矣是以受命以來捫心自誓雖捐軀命無所顧惜庶幾圖報萬分之一此臣之志也豈意命與心違才難力強縁臣稟受素薄少而多病老益就衰加以力小任重福薄寵逾

自去年冬痰喘屢作迄今頭眩腰疼腿膝麻木舉步之際疲曳不前立班之時顛眩幾及屢欲冒昧陳乞少養衰殘顧念隆恩末由報稱是以扶衰策憊彊自支撐異或少愈而日月滋久病勢浸加以致精力衰微意氣昏惰雖欲黽勉從事勢不復能況當朝廷綜核名實中外庶官必皆稱職臣獨以衰病之質玷崇高之班朽腐之材居樞要之地豈惟久妨賢者之路亦恐深負聖明之知伏望察臣懇悃特賜矜從俾就安閒少延殘喘如其

終不獲痊猶且感恩地下萬一未填溝壑尚當於畎畝之中歌頌聖德播之於無窮臣無任

二

臣比緣衰病疏乞休致伏蒙温詔委加褒飾未賜俞允臣慙悚之至無以自容而懇欵之誠終期上達是以敢復冒昧言之臣聞因能授任者君之明陳力就列者臣之義臣稟旣薄劣性復顓蒙其於古訓之畧雖嘗討尋至於當世之務多不通曉是以待罪内閣二年有餘而

於國家大政毫髮無補方此循名責實譴已難逃倘復歷歲踰時罪將彌積使臣之才識果有益於國家雖捐此軀復何所惜但識之昏愚既不可強而病之疲薾殆難復支故敢乞其不肖之身將以避夫賢者之路況今中外人才濟濟相望但加拔擢悉愈於臣伏願聖明念政本之為重憫疲薾之已衰特賜矜從俾安田里則於物情有允亦且私義獲安臣無任

三

臣比緣衰病伏蒙皇上兩次遣官至第賜以尚方之藥餌重以大官之珍羞慙悚彌深淩兢莫措夫天地之恩至大報豈能忘而犬馬之疾已疲力難復彊敢干睿聽罄悉愚衷以臣凡庸理合屏黜然而詔旨勉留恩賜稠疊豈以臣雖無贊理之功嘗玷鈞衡之地故崇優渥之數以全體貌之誠然體貌者君人之禮責實者朝廷之政自古明君用人上焉者必其才識超卓足以戡定謀議下焉者亦且膂力彊敏足以趨赴事功若咸無焉將

安用此此臣所以日夜思欲補報而不能者也今臣之
肝膈已披露矣朝廷之體貌已曲全矣才者進而孱者
廢壯者用而病者休亦理勢之自然也伏望俯加昭察
特賜矜從將臣之職改授時賢則朝有得人之美臣免
曠職之愆臣無任

謝准乞歸

臣近以疾病不能供職輙上章求休致皇上不加譴責
温詔褒嘉仍賜之誥勑給驛以歸月米人夫超越常數

此天地之恩希闊之遇非臣殞首所能報也即欲詣闕謝恩而所苦手足之疾有妨拜起或致傾跌失容祇為不敬臣特於私家北向稽首以祝聖壽伏念臣以譾薄之質荷聖明之知擢在内閣疊加異數此自昔人臣之所難遇也而臣特以才識短淺不能裨贊謀猷又以疾病纏綿不能奉事朝請有孤任使自絶生成以此疚心每若芒刺然捐軀殞命既莫効於生前結草啣環尚圖報於身後臣無任

辭朝

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聖恩特賜俞允仍命給驛還鄉臣今遠去闕庭不勝犬馬之戀禮合匍匐陛辭庶幾一望天顏以為平生之幸而前疾未痊拜起之際恐有失容滋為不敬伏望聖慈特加矜宥不究切之臣歸田里歌詠聖德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臣無任

謝賜銀幣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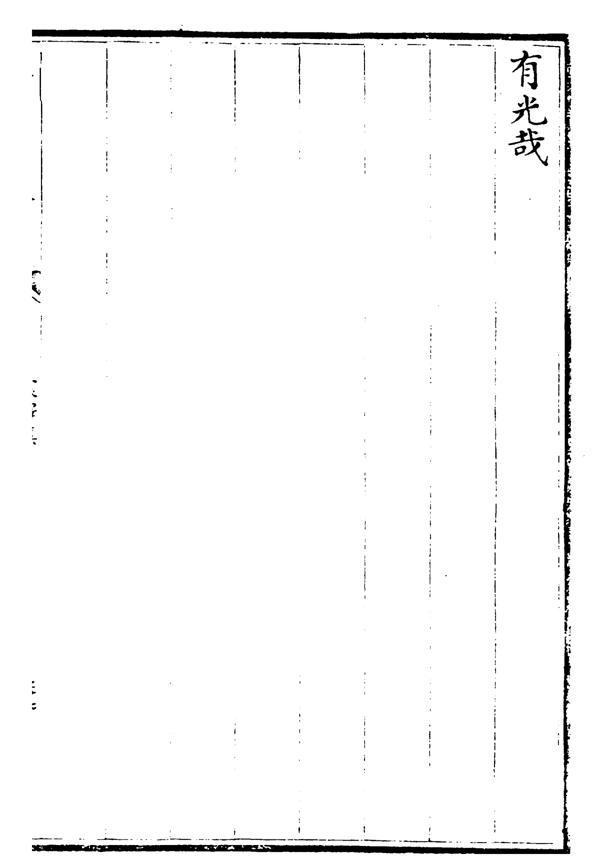
今月二十一日監修總裁英國公張懋等上孝宗皇帝實録皇情悦豫自懋以下頒賞有差以臣曾忝預總裁之列亦賜銀五十兩紵絲羅六表裏鞍馬一疋副臣已於私家稽首登受縁臣先以犬馬之疾當進呈實録之時不獲隨諸臣之後方懼譴呵之及而例加蕃錫又不能稽首闕下以謝恩寵受賞無功面顔有靦拜賜不及罪戾滋多臣無任慙汗戰兢激切屏營之至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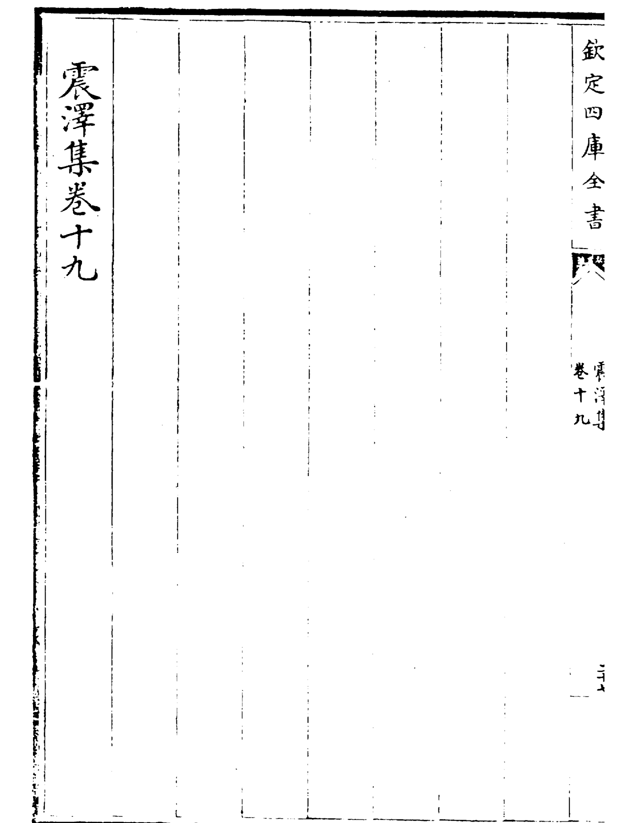
今日蒙發下朱暉所奏臣等看得爵賞國家大事賞必當功則人勸賞不當功則人且議之朱暉所上功次紀功御史既以為注昧難考覆勘官兵科兵部皆以為無顯跡而朝之輿論皆謂其功不實此而陞授後之人皆將效尤奸偽日滋孰肯復捐軀赴敵為國家立功哉古稱惜名器以待有功願陛下惜此名器待後日邊臣有真能為國立功者然後與之臣等與暉同為王臣亦有交契然朝廷爵賞不敢徇私情而忘公義也取進止

論言官得罪

近者言官不識大體進言失次致陛下震怒相隨下獄朝臣悚懼莫知所為臣等新受恩命職在輔導不敢不言自古聖帝明王必優容言官以開言路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塞之禍蓋言之善而納之未見聖度之大言不善而優容之乃為聖德之光今言官既知罪矣唯少霽天威曲加寬宥使中外人情帖然安妥天下後世共知聖度如天不以言語之故而罪人也其於聖德豈不



有光哉



震澤集卷十九

震澤集卷二十

明 王鏊 撰

奏疏

謝存問疏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鏊謹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勑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併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

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璽書誨諭微悉閔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勣曾效臣之寸忠特荷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朝亦嘗承乏内閣預聞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世之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

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

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大懸絶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訪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揔攬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

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輙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乙夜之觀如有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即塡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説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

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淵嘿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

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令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

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
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
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宫中玩之
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
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
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
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閣大臣
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

屏去法從特齋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

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
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逺於萬里雖欲
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
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
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
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逺近之情

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

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

患哉今内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禄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决上據所見决之有難决者與大臣面議之

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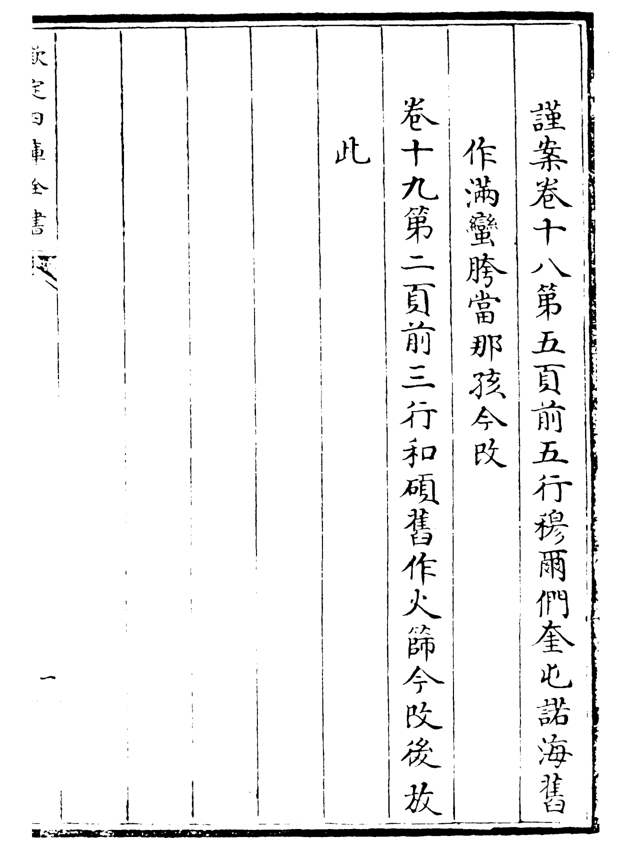
辭免恩蔭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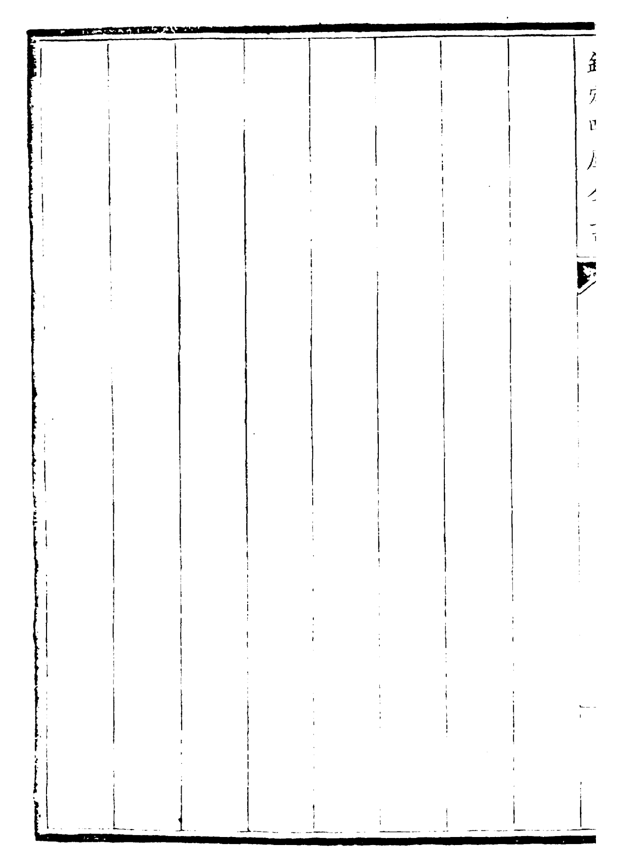
臣以衰病待盡山林值陛下龍飛聿新庶政雖草莽之

臣不見遐遺特遣使存問此三王養老引年之盛典三代以後所罕見也具本謝恩又蒙温旨褒嘉仍廕一子為中書舍人臣聞命之日且驚且媿伏念臣歷事累朝以纂修講讀為職業曾無論思獻納之功及居鼎鉉志匡救而未能遽引分而自退此固聖世之所宜棄也豈其垂盡之日洊被稠疊之恩自揣餘生無階上報况廕子之典朝廷所以待有功臣之譾陋亦預玆典則叨冒滋多罪戾愈積揆之私情且所不穩天下公議其將謂

何臣所以聞命而驚受恩而愧者也況臣長男延喆在
先朝蒙授中書舍人因病不能供職次男延素見任南
京中府都事每以才不勝任欲自引退未敢季子方在
幼學遽使入官則是未學而使之仕於臣有叨冒之罪
於男有鰥曠之憂伏望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以允
公議臣無任感激天恩之至

震澤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前五行穆爾們奎屯諾海舊作滿蠻腭當那孩今改
卷十九第二頁前三行和碩舊作火篩今改後放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